

中国古代 传世极品

《泪珠缘》满江红离合
悲欢，逃不出，牢笼圈
套。天付与心猿意马，名
缰利锁。镜里红颜容易
老，鬓边华发催来早。算
从前抛却泪珠儿，知多
少！撇不下，愁和恼。忘
不了，颦和笑。把人间
甘苦，般般尝到。儿女
恩情身上债……

下 泪珠缘

广来整理

「清」天虚我生／著

LEI ZHU YUAN

内蒙古人民

中国古代传世极品

泪珠缘(下)

「清」天虚我生 广来整理
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曹 立

封面设计 山羽制作

《中国古代传世极品》

广 来 整 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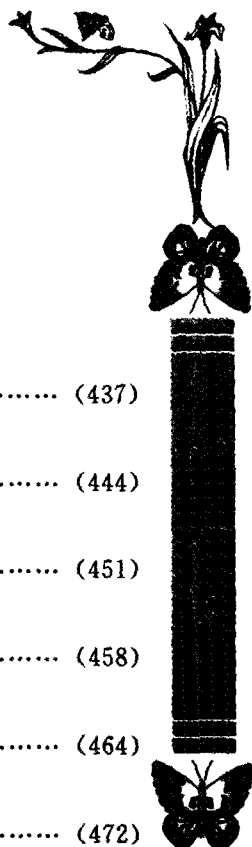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发行	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	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
印 刷	北京市大北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152
字 数	2800 千字
版 次	2000 年 10 月第一版
印 次	2006 年 3 月第二次印刷
印 数	1—5000(套)
书 号	ISBN7—204—04634—X/I·836
定 价	596 元 (全 20 册)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1659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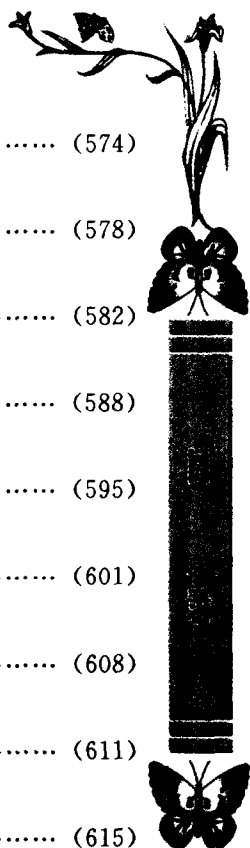
- 第六十回 新婚夕夺被俏噢郎
好春宵入帏怜小妹..... (437)
- 第六十一回 嫁浣花宝珠悲失蜀
劝眉仙婉姐暂归宁..... (444)
- 第六十二回 冷素馨多情圆旧约
沈浣花巧语难新郎..... (451)
- 第六十三回 破猜疑分明留蜥蜴
配奇婚颠倒做鸳鸯..... (458)
- 第六十四回 秦公子偿还风流债
石书生归结泪珠缘..... (464)
- 第六十五回 盛莲仙议续泪珠缘
华梦庵醉演家庭史..... (472)
- 第六十六回 论婚姻鬼计擅牢笼
谋家产疯神猜计画..... (477)
- 第六十七回 为朋友热心出死力
算家用冷眼看生机..... (481)
- 第六十八回 溯风水中年才养子
欠租米流弊属家丁..... (485)
- 第六十九回 怕痛苦巾幗改须眉
享闲福家庭亲骨肉..... (489)





- 第七十回 一字课大家斗心角
两首诗小妹悟情禅..... (493)
- 第七十一回 何祝春笼络守财奴
秦宝珠听讲生公法..... (497)
- 第七十二回 晏除夜画筵开翡翠
消白昼绣被覆鸳鸯..... (503)
- 第七十三回 认玉船大方不推究
结珠胎小妹太娇羞..... (510)
- 第七十四回 亲上亲云儿出嫁
美中美婉姐说诗..... (517)
- 第七十五回 忆旧游美姊感年华
求新学魁儿赴日本..... (524)
- 第七十六回 何祝春查帐释疑团
沈浣花多情感痴梦..... (531)
- 第七十七回 登日报眉仙尽人事
借风琴赛儿论声音..... (537)
- 第七十八回 小兄弟有心营兔窟
老奴才无术补羊牢..... (544)
- 第七十九回 诡计多端桃僵李代
人心叵测害命图财..... (551)
- 第八十回 顾长寿迷魂破诡计
李冠英仗义断官司..... (557)
- 第八十一回 哄丧事文老逝世
慰慈怀珠儿诞生..... (564)
- 第八十二回 参情禅宝珠发奇论
偿孽债香玉起痴心..... (569)

- 第八十三回 儿女痴情未甘离别
夫妻调笑不碍讥锋..... (574)
- 第八十四回 两姊妹缘分共三生
难兄弟商量留一脉..... (578)
- 第八十五回 沈藕香预患思防
葛云伯将计就计..... (582)
- 第八十六回 苏丽君牢笼施妙手
石漱姐举动露机心..... (588)
- 第八十七回 着甚来由富人举债
是何秘密死者遗言..... (595)
- 第八十八回 双妯娌同心御外侮
两婆媳合力逼分家..... (601)
- 第八十九回 柳夫人识透锦囊计
花小姐险做管家奴..... (608)
- 第九十回 治繁剧创行分院制
得安乐重演合家欢..... (611)
- 第九十一回 好朋友替作不平鸣
小兄弟纵谈因果事..... (615)
- 第九十二回 十杯酒甜酸辨滋味
两房妻左右做难人..... (621)
- 第九十三回 盛莲仙试行新计划
华梦庵惯逞旧风狂..... (628)
- 第九十四回 感年华落梅比身世
戒潦草娇啐贺生辰..... (634)
- 第九十五回 林爱侬未改女儿腔
华疯儿不脱伧夫气..... (64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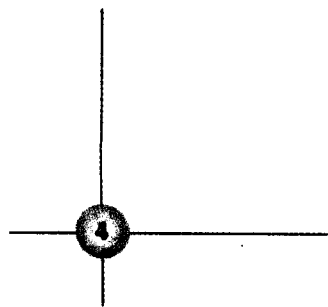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第九十六回

弹指流光物犹如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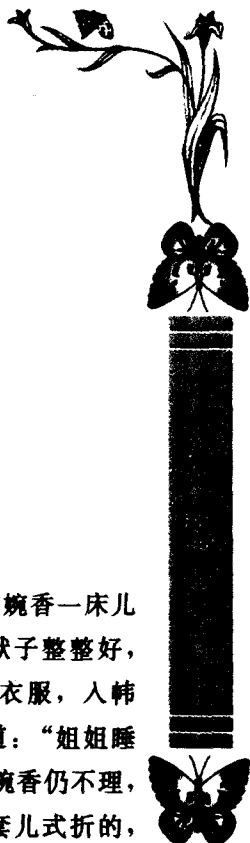
形容尽致人何以堪…………… (648)



第六十回

新婚夕春被俏嗔郎 好春宵入帏怜小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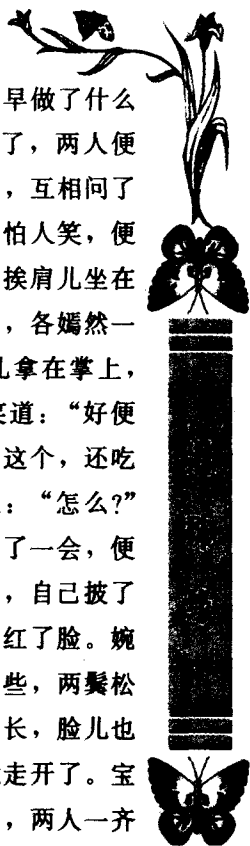
却说宝珠见房里没人了，倒不好意思，便和婉香一床儿去睡，因把花烛上的烛花，夹短了些，又把镜袱子整整好，看钟已指在三下，料想免不过，便慢慢的宽去衣服，入帏去。见婉香把被蒙了脸儿，睡在外床，因低声道：“姐姐睡里床去。”婉香不理，宝珠又软软地说了一遍，婉香仍不理，宝珠只得睡到里床去。不道那和合被儿，是琐套儿式折的，中间隔煞了。宝珠挨近去唤他，婉香仍不理，宝珠笑道：“怎么咱们反生疏了。”便一手想去把被窝儿打通了，婉香早裹得严严实密，哪里打得通。宝珠见他这样，自己倒觉不好意思起来，又怕婉香恼他，便不敢再动。婉香却耽着心事，怕他用强，直等宝珠睡熟了，才放下一半心，因趁此朦胧一会。宝珠略睡一醒醒来，见枕上没有了婉香，听床后微微的有踢脚铃的响声，知道婉香有事去的，便趁此把被窝儿打通了，自己睡到外床来。又想怕婉香生气不睡了，便又退到里





床去等着，听铃儿的响声近来了，偷眼看时，见婉香只穿着一件大红白绣小紧身袄子，走进床帷儿，向床沿上坐了，把那一点儿的大红鞋子褪了，露出玉笋似的一对纤不盈握的小脚。套上睡鞋儿，见他裤儿也是白绣大红的，揭着被，和衣睡了进来。见宝珠已把被打通了，便一转身走下地去。宝珠忙去扯他，婉香一手甩脱了出去，宝珠涨红了脸，因也走下地去陪笑道：“姊姊你不生气，我仍把被儿铺好了吧。”婉香因嗔道：“你不容我睡，我便不睡。”宝珠笑道：“我哪里不容姐姐睡，我失手把被打通了，我仍去铺好吧。”婉香道：“我不睡了。”宝珠央告道：“好姊姊，不和我斗气，我从此刻起，睡着不动一动儿。”说着来扯婉香的手，婉香甩脱了。宝珠又央告着，婉香气恼起来，宝珠没了法，只得和他厮对儿坐了一刻。见婉香不恼了，他又挨肩儿来坐，婉香把他一手推开，向里床睡去，听宝珠一个儿在那里哭了起来道：“我好好的一个姊姊，把他们这样一来，到弄的不和我好了，我早知道做了亲，要不和我好的，我便该一辈子不做这个劳什子的亲呢？”说着便呜呜咽咽的哭得真伤心了。婉香过意不去，因一手掀起帐子，轻轻的唤道：“你不睡，坐着哭什么来，叫人听见，不是笑话吗？”宝珠走近来，向床沿坐下道：“你怕我为你没哭死。”婉香忙掩住他的嘴道：“今儿几时，你又这样讲起来。”宝珠接着道：“你瞧你，这块帕子我早哭的这个样子。”婉香接来手里看，见满帕子都是泪痕斑斑错杂的，也认不出点子来。因把自己的帕子，也给宝珠道：“你瞧，你这个可有我这个样。”宝珠一看，见不是泪痕，竟是一斑一斑的血渍晕儿，大惊道：“吓姐姐，你为我

到这个地步，倘没有今日这一日，咱们两个不知早做了什么了。”婉香眼圈一红，又滚下泪来。宝珠忙劝住了，两人便一被儿睡下，朦胧一会，便天明了。两人在枕上，互相问了些别后苦况，看玻璃窗上的韩子，已是透亮，又怕人笑，便相扶着坐起，原是和衣睡的，便揭去被儿，两人挨肩儿坐在床沿上。把帐韩掀起，两人脸对脸的呆看了一会，各嫣然一笑，红了脸，低下头去。宝珠顺手把他的睡鞋儿拿在掌上，珍玩了一回，婉香撇手抢去，丢在里床。宝珠笑道：“好便给我看看，我今儿才能擎在手里，可知我前儿为这个，还吃袅烟的冤枉呢。”婉香没知道那节儿事，因问道：“怎么？”宝珠把前事讲了一遍，婉香也觉好笑，两人亲爱了一会，便同走下地来。宝珠忙拿一件大红袄子，给他穿上，自己披了衫儿，互替钮了扣子，并肩儿向镜屏上一照，各红了脸。婉香略站开些，见自己的眉儿浓了些，还觉油润了些，两鬓松了下来，用指尖儿挑上了看，宝珠和自己刚一样长，脸儿也差不多白，只宝珠较自己丰满些，端详一会，就走开了。宝珠去开了房门，春妍和袅烟进来，便向两人称喜，两人一齐涨红了脸，婉香先正了颜色，瞋了春妍一眼，春妍含笑低下头去。一时海棠、晴烟，送两盏参汤上来，也口称恭喜，宝珠便向妆台侧首坐下，笑春端一盆脸水上来，送与婉香，因向宝珠道：“请爷那边梳洗去！”宝珠一扭头道：“我要在这里呢！”笑春一笑，婉香却不动声色，慢慢的揭去镜套，洗了把脸，也不施脂粉，漱了口，把水唾在脸盆里。宝珠看他越美好了，心痒痒的，恨不把他一口水吞下肚去。笑春待把脸盆拿去，宝珠按住道：“我便这个洗洗罢了。”婉香回眸





道：“有漱口水唾在里面了，馊呢，换一盆去。”宝珠笑道：“这妨什么，我只当搽和了香水呢。”大家一笑，婉香红了脸，宝珠便自洗了脸，又把指爪浸浸软。因向婉香道：“姊姊你瞧，咱们三年不见，我这指爪便长了这许多，你那个呢。”婉香也把指爪给他瞧，宝珠比着，却正和自己的一样长，因笑一笑，见他那手儿小的可怜，便握一握。婉香不好意思起来，宝珠放下手，便把婉香剩下的半盅口水，拿来漱了口，也唾在脸盆子里，爱儿摔了出去，又送上两盏燕窝来，两人吃了。宝珠便坐着看春妍替婉香梳头，只目不转睛的看，梳好了，因笑道：“我也会梳了，姐姐，明儿我替你梳。”婉香不语，一时婉香梳洗已毕，春妍和笑春两个，替他戴上宫翘，两边坠着两大挂红须儿，额上插戴了西施珠条儿，鬓边加一对步摇官花，便觉仪态万方，又穿上大红绣蟒的大衣，罩上霞佩，披了云肩，腰间宽宽的围了玉带，俨然是一位宫主的样儿，宝珠得意的很，自己便也梳了头，戴上束发紫金冠，缀一颗冬珠，是御赐的。穿了大红金绣金蟒花衣，围了玉带，罩上排穗箭袖，坠了玉蝴蝶儿的顶圈儿，站起来向镜屏里一照，自己恰配婉香这副模样。刚心里欢喜，外面海棠报说，软小姐和蕊小姐来，给爷和小姐请安。婉香早说不敢，起来和宝珠迎出去，见软玉也戴着宫翘，耳边坠着两穗玫瑰紫的须儿，穿一件紫色团鹤的宫衣，下面拖着宫裙，佩着绣金铃铛。蕊珠也是西施宫翘，坠两穗粉红须儿，穿一件粉红团鹤宫衣。三人站在一块儿，和天人似的，也分不出妍媸来。婉香看他们这样装束，便觉自己俗了，因都是宫里赐的服色，不敢换得，也便只得随和过去。四人各问了

安，便同到南正院来，见几个姐妹早在。柳夫人穿一件一品团鹤衣在炕上坐着，下面椅上便是藕香、眉仙、瘦春、浣花、赛儿五人，宝珠便同婉香、软玉、蕊珠并肩立了，一齐请了柳夫人的安，又向各人问好。柳夫人便叫往东正院请安去。

宝珠等四人去了，柳夫人笑向众人道：“婉儿这样装束，倒更好看了，更像富丽得很，脸庞儿也丰满了些，和牡丹花儿似的，软儿和蕊儿也这样打扮好看，我当他们都做仙子看呢。”大家都笑起来，说果然体面，早外面一派笑声。见漱芳、美云、丽云、绮云、茜云，送着宝珠和婉香四人进来，漱芳等五人，先请了柳夫人安，又向藕香等问好，五人便挨肩儿坐下，柳夫人炕边早有丫头们把四张交椅，分左右两边打开，恰宝珠和软玉坐在左首，婉香和蕊珠坐在右首，下面两行椅上，左首一排是藕香等五人，右首一排是漱芳等五人，早坐的笔划四清。忽报袁夫人来了，大家都站起，柳夫人下炕迎着。见袁夫人也穿一件团鹤衣，额上缀一颗明珠，神气俨然，和柳夫人一炕坐下，十六个大丫头，两行儿分送上莲子茶来，各人接了一盏，齐向两夫人称觞，各饮了一口，丫头们接了去，又送上一道燕窝来，众人也吃了，才换了清茶上来，向各人面前几上摆下，两府大小丫头，多分班上来叩喜，接着又是老婆子和有职事的老妈们叩喜，又是两府的管家小厮们，多在南正院中门口，远远地叩头道喜，笑春、袅烟和墨香、书芬早各去自己院子里，带了许多小丫头，各捧缎盒，里面承设绣货，每房四架缎盒，共四十架缎盒，轮流上来，送柳夫人过目，都捧了出去，交给管事的老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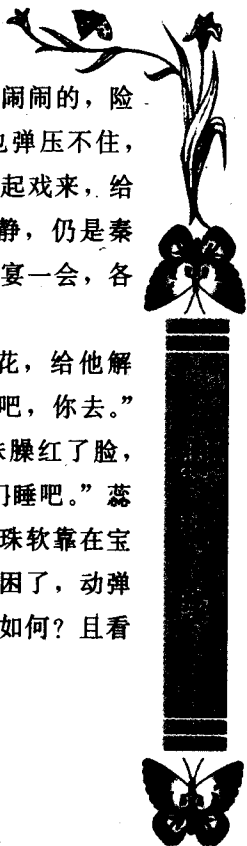
婆子，分头赏给丫头去。又每房两个丫头，托一盘元宝，遮着大红绣袱，也一齐交给内总管张寿家的，交外总管给两府管家小厮们去。一时丫头们回说，东府老爷赐宴，在东花园晚春堂里，袁夫人、柳夫人和众人，一齐站起来应着，各丫头各搀扶了主人，径到晚春堂。见正中八字式设着三席，下面两字排下十四席，见秦文、秦珍、秦琼早在两边，接着互相请安问好。秦文自己便坐了正中一席，秦珍、秦琼两侧侍坐，袁夫人、柳夫人，便左右各据一席，宝珠夫妇四人一齐向上谢赐，才分头各据一席坐下。左首一排七席，是宝珠、软玉、眉仙、浣花、漱芳、丽云、茜云，右首七人，是婉香、蕊珠、瘦春、藕香、美云、绮云、赛儿，各各坐定。秦文便派玉梅、步莲、金荷、素菊四人，执壶下来斟酒，各姐妹都站起来，饮了一樽，中间本来极宽阔，已铺下红毡毯，一班春声馆的女戏子，上来扮演利吉的戏剧，下午席散。晚间又是袁夫人在东正院赐宴，两夫人两席，藕香、漱芳、茜云侧侍了。宝珠一席，秦珍、秦琼陪了。婉香一席，眉仙、浣花陪了。软玉一席，瘦春、美云陪了。蕊珠一席，丽云、绮云陪了。笙箫鼓乐的，直闹到二更才散。这晚，柳夫人便派了秦珍、藕香和秦琼、漱芳两对儿，把宝珠送往软玉房里去，也和昨夜那样，撒喜果，吃归房宴，席次是宝珠、软玉并坐，秦珍、秦琼和藕香、漱芳对坐，传杯递盏的，早把个宝珠弄醉了，大家笑着散了。

宝宝伏侍软玉睡下，替掩了房门出去，宝珠早倚着醉，一搁碌爬上床去睡了。次日是三朝，又是贺客盈门，里外开宴，东花园让了男客坐席，西花园延接了女客，两处开锣演

戏，好不热闹，外面那些闲人，多想看戏，哄哄闹闹的，险些儿把个秦府大门挤破了，那些武弁亲兵，便也弹压不住，回了秦文。便另传一班戏班，在甬道上捎台，唱起戏来，给那些闲人看，才不闹了。这晚直闹到三更后才静，仍是秦珍、秦琼两夫妇送房，把宝珠送了蕊珠房里，劝宴一会，各自散讫。

蕊珠却已醉了，斜靠在妆台上，他丫头笔花，给他解衣，他害羞，把笔花推开了。宝珠笑说：“随他吧，你去。”笔花笑着去了。宝珠挨近身来，叫声妹妹，蕊珠臊红了脸，低下粉颈，宝珠脸贴脸儿的问道：“醉了吗？咱们睡吧。”蕊珠羞的了不得，宝珠便替他解衣，扶他起来，蕊珠软靠在宝珠身上，宝珠温存缓款的，推他入帏，蕊珠被酒困了，动弹不得，早被宝珠搂在怀里，交颈睡了，不知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好酒最宜微醉后，美人须看半羞时。





第六十一回

嫁浣花宝珠悲夫蜀 劝眉仙婉姐暂归宁



却说宝珠新婚后，过了三朝，接着藕香、漱芳、眉仙、瘦春、浣花、美云、丽云、绮云、茜云、赛儿十人，各设宴庆贺，一日一日的，直闹到三月下半月，才安静些。蘧仙便来找宝珠，替他设法一见媚香，宝珠笑道：“他和你那位二夫人，是极投契的，你娶了这位夫人家去，少不得也要来见你的，这会子，在咱们家想见，成什么名目，可不是被人议论。”蘧仙想也不错，便回去择日，打算迎娶浣花不提。却说宝珠把蘧仙这意思告诉了浣花，又把自己娶亲那日怎样要他的话讲给他听，浣花笑笑不语，盛蘧仙数日后，已央媒送喜期去，向沈左襄求亲，沈左襄便允了吉。是三月二十九的喜日，便打二十几上，把浣花接了家去待期。瘦春也家去了，宝珠见好好的一个浣花，才半熟了，便要嫁去，虽蘧仙和自己一样，终究不是自己，心里纳闷，竟茶饭不思的害起病来。婉香急了问他，才知道是为了这个，想也没得法子的，只常

劝着他说：“天下的美人多着呢，你见一个便要想一个，难道天下的美人都该你独得吗？况那些美人儿，也未必个个对你，便对你，你也容不得这许多，又谁肯给你做小？软妹妹和蕊妹妹果然请了诰封，难道你一个儿功名，可请得几百付诰封吗？”宝珠道：“那他嫁蓬仙去，也没得诰封呢？”婉香笑道：“那他和他自己情愿的，有如我和你也是这样。”宝珠又道：“他嫁了蓬仙，他忘得了我，我总不忘了他呢，虽眉仙姐姐和他一般模样的，又一样和我好，人说他两个便像一个，我心里总觉得眉仙和我好，是眉仙的好，他和我好，是他的好处，眉仙是眉仙，他又是个他呢，且我还有一着伤心之处，现在浣花嫁了，还有个眉仙，我把他一个当做两个看，只是明儿眉仙也少不得嫁去了，我怎么呢。”说着，哭了起来。婉香实在可怜他，因替他拭泪道：“只也不怪你伤心，我叫眉仙也嫁你，可好么？”宝珠道：“姐姐哄我，他哪里肯呢。”婉香道：“是呢，我不哄你，咱们小时候，因讲得来，在一块发过誓的，说我和他两个，要形影不离的，日后无论如何，必要共事一人，此番他和我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原想告明我叔叔的，不道叔叔过去了，便暂时搁起着，你既舍不得浣花，好在他和浣花就一个身子似的，你便向我老爷求亲，断没有不允的。”宝珠道：“只个我不好对你老爷讲去，你老爷说新娶了你姐妹三个还没满月又要得陇望蜀的，可不惹骂，便不骂，咱们三老爷也是不许的呢。”婉香想也不错，因道：“那你且放下了心，迟早我总把眉仙交给你，只是你须向我发一个誓，我给你定下了，你倘日后负了他不娶怎么说？”宝珠道：“哪有此说，我便在灯下发一个誓你听。”因对灯发誓说：“倘若





不娶眉仙叫我一辈子不得再遇一个美人，一刻儿憔悴死。”婉香笑道：“这样暂算得什么，总之你若负了眉仙便负了我。”宝珠笑起来道：“是呢。”刚说着，忽门帘一动却好眉仙进来，婉香一笑，宝珠早扯着他的手叫道：“眉姐姐，浣妹妹。”眉仙一笑道：“我又不是两个合拢来的半边人儿，你究竟是叫我还是叫浣妹妹。”宝珠笑道：“他便是你，你便是我，咱们三个分什么形迹。”说着笑将起来。眉仙红了脸，笑向婉香道：“你瞧，宝弟弟疯了。”婉香笑道：“他怎么不要疯，谁叫你和浣妹妹长的一个样儿，可不要引疯了他。”眉仙满脸飞红了道：“这引字怎么讲，我引他什么来？”婉香笑道：“你生这副好脸庞儿，可不引了人的魂灵去。”宝珠嗤嗤的笑着，看眉仙两颊早和桃花似的，怕他恼羞成怒因拿话扯开道：“浣花听说明儿便出嫁了，不知道他念我和姐姐也不？”眉仙道：“他念你什么？便念您，我也不知道。”宝珠道：“蘧仙的言语笑貌都和我一样，他可以把蘧仙当作我看。姐姐和浣妹妹也言语笑貌一样，我便把姐姐当作浣妹妹看可不是两便。”眉仙冷笑道：“我像浣妹妹，哼，他配像我？”宝珠惊道：“这怎么讲？”眉仙道：“我也不用讲，你想去。”婉香看了宝珠一眼宝珠正色道：“啊呀姐姐，这是什么话，此心惟天可表，鬼神俱鉴。”眉仙见错会了意，倒红了脸，因笑道：“你想到哪里去了。”婉香也笑起来道：“这便叫虚心发。”宝珠急的要哭道：“你们这样疑我，我只有把心剖出来给你们瞧。”婉香道：“你又忙什么。我不过讲着玩，你又当什么真来。归根我这点也不知道你心，我还算什么入呢。”眉仙才笑道：“我是讲他一点儿没主意，一味子随人摆弄去，险些儿把性命送在江心里，也